

的技巧，有時總令人覺得不適。君不見王禎和的「小林到臺北」（見文季二期）與「嫁粧一牛車」、「三春記」間的距離，又豈是高雄到臺北的距離可以算計的？

雖然我們很懷戀黃春明和他的那個小鎮以及憨欽仔、阿柏、青番公，但是我們也因爲有了「黃君」而大喊過癮，我們小聲的問：「能不能讓魚與熊掌全下鍋去？」

失去的桃花源

江 放

陶淵明生長在東晉末年。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。全中國，尤其是長江流域，連年戰亂不已；人民流離失所，生活艱苦。陶淵明這位敏感的詩人感觸很深。他把他的理想和嚮往寫在一篇散文「桃花源記」上。

而我們這一個時代的黃春明，把他的理想世界寫在他的兩本小說集「籬」和「莎喲娜啦·再見」上。

在「籬」這本書上的自序上說：「從此我就留在這小鎮。後來我認識了那個油漆工，他不喝醉酒的時候，是一個老實人。當然，我也認識了這個小男孩和其他鎮上的人；像打籬的憨欽仔，全家生癩的江阿發，跟老木匠當徒弟的阿倉，妓女梅子，廣告人坤樹。還有，還有附近小村子裏的甘庚伯，老貓阿盛，青番公等等。他們善良的心地，時時感動着我。我想。我不再漂泊浪遊了。這裏是一個什麼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。我發現，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地方。」

陶淵明和黃春明的理想世界有一點是相像的，他們都嚮往純樸、平凡而富人情味的生活環境。不同的是，陶淵明的桃花源是想像的；而黃春明的「完整世界」曾經存在過，而現在正在加速消失中。

黃春明遭逢的，也就是我所遭逢的，並不是戰爭，而是社會急速工業化所帶來的問題。羊腸小徑變成柏油大道。古老紅色的磚牆逐漸褪色，灰色的鋼筋樓房一片一片地逐走碧綠的田野。流行歌曲代替秋夜的蟲聲。而年輕人不再那麼聽話——他們要爲自己的前途和婚姻作主，賣掉祖先的土地就像賣掉一件傢俱一樣。改變的來臨開始時像是和風細雨，慢慢地形成狂風激流。

作者的感慨，在「青番公的故事」裏作了風趣的表達。青番公懷念往昔濁水溪的雄姿，他說：「今天的濁水溪有什麼可怕，水流這麼少，就像一個病人要斷氣那樣奄奄一息的。以前的濁水溪，哈！流水之急啊，水面上都起了一層水霧，那聲音整年就像馬羣在奔跑不停。」

青番公對鋼筋水泥大橋一點也不懷好感，在描寫橋上亂糟糟的情形之後，他回憶過去擺渡的日子；那個時候，人們並不匆匆忙忙地急着渡河，渡船中，客人們悠閒地傳述着濁水溪水鬼的故事。而這些水鬼故事已經隨着大橋的建成而逐漸被人淡忘。

在另一篇小說「看海的日子」裏，作者描寫妓女白梅單純的願望——和一個身體健壯、老實的男人作愛，希望從他那裏懷孕一個孩子，結束她的妓女生活；打算在孩子長大後，告訴他，他的父親爲了養家活口，在海裏捕魚，在一次海難中已經葬身海底。作者細膩地刻劃白梅的心理，寫成動人的故事。這篇小說，很明顯的，反映了作者的情緒——懷戀在街頭巷尾認識的一些平凡人物，和他們純真的情感。

黃春明描寫舊社會的人物，並不是單純地在懷戀他們。在「鐸」這篇小說裏，敘述靠打鑼吃飯的憨欽仔，應付生活艱苦的掙扎。這是同情，也是嘆息！

作者熱愛的那些小人物，無疑的，是越來越少了，逐漸地從我們的世界中消逝了。並不是現代社會有什麼不對，而是我們的生活步調加快了。現代生活不允許我們太固執在某一些特別的事物上，不允許我們對許多事物懷有太多的感情。適應這一個日新月異的環境，我們要急速地忘記舊朋友，去認識新朋友；拋棄老辦法，採用新辦法；丟掉舊觀念，接受新觀念。這些當然叫我們有挫折的感覺；我們是在無可奈何中進入了新的、無情

的世界（也可以說是進步的世界）。古老的世界雖然多情而且迷人，但是只能回味。黃春明的小說幫助我們回味那個舊的、美麗的世界，以及在那個世界裏人們的思想和生活。

莎啞娜啦・拜拜

吳靜吉

——黃春明演作的根源

●黃春明在自序中說：「我想，我畢竟是寫小說的。有很多事情，我常常想拿寫小說來解決。……這很像神父或牧師，遇到別人有困難或是自己的，通常就是禱告。比方說，去年年底，我急著要一點錢搬家，結果賣給中外文學一篇『鮮紅蝦』的頭，問題也就解決了。」（莎啞娜啦・再見，第三頁）

●我說：「黃春明最好是做一個實驗劇場的表演者。」

□

由他自序中的一段話，黃春明把寫小說當做是陷入困境時的一種轉移，一種昇華或一種逃避，同時也是得到外力諸如搬家費用的一種工具。前者是解除內在緊張、困擾、挫折、衝突的適應方式，後者則是取得社會首肯、養家活口的生活伎倆。這樣的說法正好解釋了兩種相對已久的心理學對個人創作的理論——前者是心理分析，後者是行為主義。然而這兩種理論並不能澈底地說明黃春明創作的動機、歷程以及產品，運用第三派心理學——人文主義的方法，把黃春明當做實驗劇場的演作者來研究，也許比較容易解釋黃春明這個人跟他的創作。